紅樓夢（程甲本）/五十四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紅樓夢（程甲本）

◀上一回

第五十四回　史太君破陳腐舊套　王熙鳳效戲彩斑衣

下一回▶

說賈珍賈璉暗暗預備下大笸籮的錢，聽見賈母說賞，忙命小廝們快撒錢，只　　滿臺錢响，賈母大悅。二人遂起身，小廝們忙將一把新煖銀壺捧來，遞與賈璉手內，隨了賈珍趨至裡面。賈珎先到李嬸娘席上，躬身取下杯來，回身，賈璉忙斟了一盞，然後便至薛姨媽席上，也斟了。二人忙起身笑說：「二位爺請坐着罷了，何必多禮。」於是除邢王二夫人，滿席都離了席，也俱垂手傍侍。賈珍等至賈母榻前，因榻矮，二人便屈　　跪了：賈珍在前捧盃，賈璉在後捧壺。雖秖二人捧酒，那賈琮弟兄等　　也是排班，按序一溜隨着他二人進來。見他二人跪下，都一溜跪下。寶玉也忙跪下。湘雲悄推他，笑道：「你這會子又帮着跪下做什麼？有這樣，你也去斟一巡酒豈不好？」寶玉悄笑道：「再等一會再斟去。」說着，等他二人斟完，起來，又與邢王夫人斟過了。賈珍笑說：「妹妹們怎麼樣呢？」賈母等都說道：「你們去罷，他們倒便宜些。」說了，賈珍等方退出。

當下天未二鼓，　　演的是《八義觀燈》八齣，正在熱鬧之際。寶玉因下席往外走。賈母問：「往那裡去？外頭炮張利害，仔細天上吊下火紙來燒着。」寶玉笑回說：「不往遠去，只出去就來。」賈母命婆子們：「好生跟着。」於是寶玉出來，只有麝月秋紋幾個小丫頭隨着。賈母因說：「襲人怎麼不見？他如今也有些拿大了，单支使小女孩兒出来。」王夫人忙起身笑回道：「他媽前日歿了，因有熱孝，不便前頭來。」賈母點頭，又笑道：「跟主子，却講不起這孝與不孝。若是他還跟我，難道這會子也不在這裡？這些竟

成了例了。」鳳姐兒忙過來笑回道：「今晚便没孝，那園子裡頭也須得看着燈燭花爆，最是擔險的。這裡一唱戲，園子裡的誰不來偷瞧瞧，他還細心，各處照看。况且這一散後，寶兄弟回去睡覺，各色都是齊全的。若他再來了，衆人又不經心，散了回去，鋪蓋也是冷的，茶水也不齊全，便各色都不便宜，所以我叫他不用来。老祖宗要叫他來，我就叫他就是了。」

賈母　　了這話，忙說：「你這話狠是，比我想得週到，快别叫他了。但只他媽幾時没了，我怎麽不知道？」鳳姐兒笑道：「前兒襲人去親自回老太太的，怎麽倒忘了？」賈母想了想，笑道：「想起来了。我的記性竟平常了。」衆人都笑說：「老太太那裡記得這些事。」賈母因又嘆道：「我想着他從小兒伏侍我一場，又伏侍了雲兒，末後給了個魔王，與他魔了這好幾年。他又不是偺們家根生土長的奴才，没受過偺們什麽大恩典。他娘没了，我想着要給他幾兩銀子發送他娘，也就忘了。」鳳姐兒道：「前兒太太賞了他四十兩銀子，就是了。」賈母　　說，點頭道：「這還罷了。正好前兒鴛鴦的娘也死了，我想他老子娘都在南邊，我也没叫他家去守孝。如今他兩處全禮，何不叫他二人一處作伴去。」又命婆子拿些菓子菜饌點心之類與他二人吃去。琥珀笑道：「還等這會子，他早就去了。」說着，大家又吃酒看戲。

且說寶玉一逕来至園中，衆婆子見他回房，便不跟去，只坐在園門裡茶房内烤火，和管茶的女人偷空飲酒鬥牌。寶玉至院中，雖是燈光燦爛，却無人聲。麝月道：「他們都睡了不成？咱們悄悄進去嚇他們一跳。」于是大家躡足潛踪，進了鏡壁一看，只見襲人和一箇人對歪在地炕上，那一頭有三兩個老嬤嬤打盹。寶玉只當他兩個　　着了，纔要進去，忽聽鴛鴦嘆了一聲，說道：「天下事可知難定。論理，你单身在這裡，父母在外頭，每年他們東去西来，没個定準，想來你是再不能送終的了。偏生今年就　　在這裡，你倒出去送了終。」襲人道：「正是，我也想不到能彀看着父母殯殮。回了太太，又賞了四十兩銀子，這倒也算養我一場，我也不敢妄想了。」寶玉　　了，忙轉身悄向麝月等道：「誰知他也来了。我這一進去，他又賭氣走了，不如咱們回去罷，讓他兩個清清净净的說一回。襲人正一個悶著，幸他來得好。」說着，仍悄悄出來。

寶玉便走過山石之後去，跕着撩衣。麝月秋紋皆站住，背過臉去，口内笑說：「蹲下再解小衣，仔細風吹了肚子。」後面兩個小丫頭知是小解，忙先出去茶房内預備水去了。這裡寶玉剛過來，只見兩個媳婦迎面來了，又問：「是誰？」秋紋道：「寶玉在這裡呢，大呼小叫，仔細嚇着罷。」那媳婦們忙笑道：「我們不知，大節下來惹禍了。姑娘們可連日辛苦了！」說着，已到跟前。麝月等問：「手裡拿着什麽？」媳婦道：「給金花二

姑娘的。」麝月等道：「外頭唱的是《八義》，沒唱《混元盒》，那裡又跑出『金花娘娘』來了。」寶玉命：「揭起來我瞧瞧。」秋紋麝秋忙上去將兩個盒子揭開，兩個媳婦忙蹲下身子。寶玉看了兩個盒內都是席上所有的上等菓品茶點，點了一點頭就走。麝月等忙胡亂擲了盒蓋跟上來。寶玉笑道：「這兩個女人倒和氣，會說話。他們天天乏了，倒說你們連日辛苦。倒不是那矜功自代的。」麝月道：「這兩個就好。那不知理的是太不知裡。」寶玉道：「你們是明白人，擔待他們是粗夯可憐的人就完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走出了園門。那幾個婆子，雖吃酒鬥牌，却不住出来打探，見寶玉出來，也都跟上。

到了花廳後廊上，只見那兩個小丫頭，一箇捧着個小盆，又一個搭著手巾，又拿着漚子小壺兒，在那裡久等。秋紋先忙伸手向盆內試了試，說道：「你越大越粗心了，那裡弄得這冷水？」小丫頭笑道：「姑娘瞧瞧，這個天，我怕水冷，到底倒的是滾水，這還冷了。」正說着，可巧見一個老婆子提着一壺滾水走來，小丫頭便說：「好奶奶，過來給我倒上些。」那婆子道：「姐姐，這是老太太泡茶的，勸你去去　　了罷。那裡說一作：會，或：就，或無此字走大了脚呢。」秋紋道：「憑你是誰的，你不給我，管把老太太的茶吊子倒了洗手！」那婆子回頭見了秋紋，忙提起壺來倒了些。秋紋道：「殼了，你這麼大年紀，也沒見識，誰不知是老太太的！要不着的就敢要了！」婆子笑道：「我眼花了，沒認出這姑娘來。」寶玉洗了手，那小丫頭子拿小壺兒倒了漚子在他手內，寶玉洗了手。秋紋麝月也趁熱水洗了一回，跟進寶玉来。

寶玉便要了一壺煖酒，也從李嬸娘斟起。他二人也笑讓坐。賈母便說：「他小人家兒，讓他斟去。大家到要乾過這盃。」說着，便自己乾了。邢王二夫人也忙乾了，薛姨媽李嬸娘也只得乾了。賈母又命寶玉道：「你連姐姐妹妹的一齊斟上，不許亂斟，都要叫他乾了。」寶玉　　說，答應着，一一按次斟上了。至黛玉前，偏他不飲，拿起盃来，放在寶玉唇邊。寶玉一氣飲乾。黛玉笑說：「多謝。」寶玉替他斟上一盃。鳳姐兒便笑道：「寶玉別喝冷酒，仔細手顫，明兒寫不的字，拉不的弓。」寶玉道：「没有吃冷酒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我知道没有，不過白嘱咐你。」然後寶玉將裡面斟完，只除賈蓉之妻是命丫鬟們斟的。復出至廊下，又與賈珍等斟了。坐了一回，方進來，仍歸舊坐。一時上湯之後，又接着獻元宵。賈母便命：「將戲暫歇，小孩子們可憐見的，也給他們些滾湯熱菜的吃了再唱。」又命將各樣菓子元宵等物拿些與他們吃。

一時歇了戲，便有婆子帶了兩個門下常走的女先兒進来，放了兩張杌子在那一邊，賈母命他們坐了，將絃子琵琶遞過去。賈母便問李薛二人：「聽什麼書？」他二人都回說：「不拘什麼都好。」賈母便問：「近来可又添些什麼新書？」兩個女先回說：「倒有一

段新書，是殘唐五代的故事。」賈母問是何名，女先兒回說：「這叫做《鳳求鸞》。」賈母道：「這個名字倒好，不知因什麼起的？你先說大概，若好再說。」女先兒道：「這書上乃是說殘唐之時，有一位鄉紳，本是金陵人氏，名喚王忠，曾做兩朝　　輔，如今告老　　家，　　下只有一位公子，名喚王熙鳳。」衆人　　了，笑將起来。賈母笑道：「這不重了我們鳳丫頭了。」媳婦忙上去推他說：「是二奶奶的名字，少混說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只管說罷。」女先兒忙笑着站起來說：「我們該死了！不知是奶奶的諱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怕什麼，你說罷。重名重姓的多着呢。」女先兒又說道：「那年王老爺打發了王公子上京赶考，那日遇了大雨，到了一個庄子上避雨。誰知這庄上也有個鄉紳，姓李，與王老爺是世交，便留下這公子住在書房裡。這李鄉紳　　下無兒，只有一位千金小姐。這小姐芳名叫做雛鸞，琴棋書畫，無所不通。」

賈母忙道：「怪道叫做《鳳求鸞》。不用說了，我已經猜着了，自然是王熙鳳要求這雛鸞小姐爲妻了。」女先兒笑道：「老祖宗原来聽過這回書。」衆人都道：「老太太什麼沒聽見過！就是沒聽見，也猜着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些書就是一套子，左不過是些佳人才子，最沒趣兒。把人家女兒說的這麼壞，還說是佳人，編的連影兒也沒有了。開口都是鄉紳門第，父親不是尚書，就是　　相。一個小姐，必是愛如珍寶。這小姐必是通文知禮，無所不曉，竟是絶代佳人，只見了一個清俊男人，不　　是親是友，想起他的終身大事来。父母也忘了，書也忘了，鬼不成鬼，賊不成賊，那一點兒像個佳人？就是滿腹文章，做出這樣事来，也算不得是佳人了。比如一個男人家，滿腹的文章，去做賊，難道那王法就看他是個才子，就不入賊情一案了不成？可知那編書的是自己堵自己的嘴。再者，既說是世宦書香大家小姐，都知禮讀書，連夫人都知書識禮，就是告老還家，自然這樣大家人口奶媽丫鬟伏侍小姐的人也不少，怎麼這些書上，凡有這樣的事，就只小姐和　　跟的一個丫頭？你們白想想，那些人都是管做什麼的，可是前言不答後語不是？」

衆人　　了，都笑說：「老太太這一說，是謊都批出來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有個原故：編這樣書的人，有一等妒人家富貴的，或者有求不遂心，所以編出来遭塌人家；再有一等人，他自己看了這些書，看邪了，想着得一個佳人纔好，所以編出來取樂兒。何常他知道那世宦讀書家的道理。別說那書上那些世宦書禮大家，如今眼下拿着偺們這中等人家說起，也沒那樣的事。別叫他謅掉了下巴　　了罷！所以我們從不許說這些書，連丫頭們也不懂這些話。這幾年我老了，他們姊妹們住的遠，我偶然悶了，說幾句聽　　，他們一來，就忙着止住了。」李薛二人都笑說：「這正是大家子的規矩。連我們家也沒有這些雜話叫孩子們聽見。」

鳳姐兒走上來斟酒，笑道：「罷，罷！酒冷了，老祖宗喝一口潤潤噪子再辯謊。這一囬就叫做『辯謊記』，就出在本朝，本地，本年，本月，本日，本時。老祖宗一張口難說兩家話，花開兩朵，各表一枝，是真是謊且不表，再整觀燈看戲的人。老祖宗且讓這二位親戚吃盃酒、看兩齣戲着，再從逐朝話言掰起，如何？」一面說，一面斟酒，一面笑。未說完，衆人俱已笑倒了。兩個女先兒也笑個不住，都說：「奶奶好剛口！奶奶要一說書，真連我們吃飯的地方都没了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你少興頭些！外頭有人，比不得往常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外頭只有一位珍大哥哥，我們還是論哥哥妹妹，從小兒一處淘氣淘了這麼大。這幾年因做了親，我如今立了多少規矩了。便不是從小兒兄妹，只論大伯子小嬸兒，那《二十四孝》上『斑衣戲彩』，他們不能来　　彩引老祖宗笑一笑，我這裡好容易引得老祖宗笑一笑，多吃了一點東西，大家喜歡，都該謝我纔是，難道反笑我不成？」賈母笑道：「可是這兩日我竟没有痛痛的笑一塲，倒是虧他纔一路說，笑的我這裡痛快了些，我再吃鍾酒。」吃着酒，又命寶玉：「來敬你姐姐一杯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不用他敬，我討老祖宗的壽罷。」說着便將賈母的盃拿起來，將半盞剩酒吃了，將盃　　與丫鬟，另將温水浸的盃換一個上來。於是各席上的都撤去，另將温水浸着的代換，斟了新酒上來，然後歸坐。

女先兒囬說：「老祖宗不　　這書，或者弹一套曲子　　罷。」賈母道：「你們兩個對一套《將軍令》罷。」二人聽說，忙合絃按調撥弄起來。賈母因問：「天有幾更了？」衆婆子忙囬：「三更了。」賈母道：「怪道寒浸漫各抄本均作：浸浸起來。」早有衆人丫鬟拿了添換的衣裳送来。王夫人起身陪笑說道：「老太太不如挪進煖閣裡地坑上，倒也罷了。這二位親戚也不是外人，我們陪着就是了。」賈母　　說，笑道：「既這樣說，不如大家都挪進去，豈不煖和？」王夫人道：「恐裡頭坐不下。」賈母道：「我有道理：如今也不用這些桌子，只用兩三張迸起來，大家坐在一處，擠着，又親熱，又煖和。」衆人都道：「這纔有趣兒。」說着，便起了席。衆媳婦忙撤去殘席，裡面直順迸了三張大桌，又添換了菓饌擺好。賈母便說：「都别拘禮，聽我分　　你們就坐纔好。」說着，便讓薛李正面上坐，自己西向坐了，叫寶琴、黛玉、湘雲三人皆　　依左右坐下，向寶玉說：「你挨着你太太。」于是邢夫人王夫人之中夾着寶玉。寶釵等姐妹在西邊。挨次下去，便是婁氏帶着賈藍。尤氏李紈夾着賈蘭。下面横頭便是賈蓉之妻。賈母便說：「珍阿哥帶着你兄弟們去罷，我也就　　了。」賈珍等忙答應，又都進來　　吩咐。賈母道：「快去罷，不用進来。纔坐好了，又都起來。你快歇着罷，明兒還有大事呢。」賈珍忙答應了，又笑道：「留下蓉兒斟酒纔是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正是忘了他。」賈珍應了一個「是」，便轉身帶領賈璉等出来。二人自是歡喜，便命人將賈琮賈璜各自送囬家去，便約了賈璉去追歡買笑，不在話下。

這裡賈母笑道：「我正想着，雖然這些人取樂，必得重孫一對雙全的在席上纔好。蓉兒這可全了。蓉兒！和你媳婦坐在一處，倒也團圓了。」因有家人媳婦呈上戲单，賈母笑道：「我們娘兒們正說得興頭，又要吵起來。况且那孩子們熬夜怪冷的。也罷，且叫他們歇歇，把咱們的女孩子們叫他來，就在這台上唱兩齣罷，也給他們瞧瞧。」媳婦子們聽了，答應出來，忙的一面着人往大觀園去傳人，一面二門口去傳小廝們伺候。小廝們忙至戲房，將班中所有大人一槩帶出，只留下小孩子們。

一時，梨香院的教習帶了文官等十二人從遊廊角門出來，婆子們抱着幾個軟包，因不及抬箱，料着賈母愛聽的三五齣戲的彩衣包了来。婆子們帶了文官等進去見過，只垂手跐着。賈母笑道：「大正月裡，你師父也不放你們出来逛逛？你們如今唱什麽？纔剛八齣《八義》，閙的我頭疼，偺們清淡些好。你瞧瞧，薛姨太太，這李親家太太，都是有的人家，不知聽過多少好戲的。這些姑娘們都比咱們家的姑娘見過好戲，　　過好曲子。如今這小戲子又是那有名頑戲的人家的班子，雖是小孩子，却比大班子還强。咱們好歹別落了褒貶，少不得弄個新樣兒的。叫芳官唱一齣《尋夢》，只用簫和笙笛，餘者一槩不用。」文官笑道：「老祖宗說的是。我們的戲，自然不能入姨太太和親家太太姑娘們的眼。不過　　我們一個發脫口齒，再　　個喉嚨罷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正是這話了。」李嬸娘薛姨媽喜的笑道：「好個靈透孩子，你也跟着老太太打趣我們。」賈母笑道：「我們這原是隨便的頑意兒，又不出去做買賣，所以竟不大合時。」說着，又叫葵官：「唱一齣《惠明下書》，也不用抹臉。只用這兩齣，叫他們二位太太　　個助意兒罷了。若省了一點兒力，我可不依。」

文官等聽了出來，忙去扮演上臺，先是「尋夢」，次是「下書」。衆人鴉雀無聞。薛姨媽笑道：「寔在戲也看過幾百班，從没見過只用簫管的。」賈母道：「先有，只是像方纔《西樓楚江晴》一隻，多有小生吹簫合的。這合大套的寔在少。這也在人講究罷了，這算什麽出奇？」指湘雲道：「我像他這麽大的時候兒，他爺爺有一班小戲，偏有一個弹琴的，凑了《西廂記》的《聽琴》，《玉簪記》的《琴挑》，《續琵琶》的《胡笳十八拍》，竟成了眞的了。比這個更如何？」衆人都道：「這更難得了。」賈母于是叫過媳婦們來，吩咐文官等叫他們吹弹一套「燈月圓」。媳婦們領命而去。

當下賈蓉夫妻二人捧酒一巡。鳳姐兒因賈母十分高興，便笑道：「趁着女先兒們在這裡，不如咱們傳梅，行一套『春喜上眉梢』的令，如何？」賈母笑道：「這是個好令，正對時景。」忙命人取了一面黑　　銅釘花腔令皷來，與女先兒們擊着。席上取了一枝紅梅，

賈母笑道：「若到了誰手裡住了鼓，吃一杯，也要說些什麼纔好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依我說，誰像老祖宗要什麼有什麼呢。我們這不會的，豈不沒意思。依我說，也要雅俗共賞。不如誰住了，誰說個笑話兒罷。」衆人　　了，都知道他素日善說笑話，最是肚內有無限新鮮趣令。今兒如此說，不但在席的諸人喜歡，連地下伏侍的老小人等無不歡喜。那小丫頭子們都忙去找姐姐喚妹妹的，告訴他們：「快來聽，二奶奶又說笑話兒了。」衆丫頭子們便擠了一屋子。

于是戲完樂罷，賈母將些湯細點菓與文官等吃去，便命响鼓。那女先兒們都是慣熟的，或　　或慢，或如殘漏之滴，或如迸豆之急，或如驚馬之馳，或如疾電之光，忽然暗其鼓聲，那梅方遞至賈母手中，鼓聲恰住，大家哈哈大笑。賈蓉忙上来斟了一杯，衆人都笑道：「自然老太太先喜了，我們纔托賴些喜。」賈母笑道：「這酒也罷了，只是這笑話兒倒有些難說。」衆人都說：「老太太的比鳳姑娘說得還好，賞一個，我們也笑一笑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並没有新鮮招笑兒的，少不得老臉厚皮的說一個罷。」因說道：「一家子養了十個兒子，聚了十房媳婦兒。惟有第十房媳婦兒聰明伶俐、心巧嘴乖，公婆最疼，成日家說那九個不孝順，這九個媳婦兒委屈，便商議說：『咱們九個心裡孝順，只是不像那小蹄子兒嘴巧，所以公公婆婆只說他好。這委屈向誰訴去？』有主意的說道：『偺們明兒到閆王廟去燒香，和閆王爺說去，問他一問，叫我們托生爲人，怎麼单单給那小蹄子兒一張乖嘴，我們都入了夯嘴裡頭。』那八個聽了，都喜歡說：『這個主意不錯。』第二日，便都往閆王廟裡來燒香。九個都在供桌底下　　着了。九個魂專等閆王駕到。左等不來，右等也不到。正着急，只見孫行者駕着觔斗雲来了，看見九個魂，便要拿金箍棒打來。嚇得九個魂忙跪下央求。孫行者問起原故來，九個人忙細細的告訴了他。孫行者聽了，把脚一跺，嘆了一口氣道：『這原故幸虧遇見我，等着閻王來了，他也不得知道。』九個人聽了，就求說：『大聖　　個慈悲，我們就好了。』孫行者笑道：『　　也不難，那日你們妯娌十個托生時，可巧我到閻王那裡去，因爲撒了一泡尿在地下，你那個小孽兒便吃了。你們如今要伶俐嘴乖，有的是尿，再撒泡你們吃就是了。』」

說　　，大家都笑起来。鳳姐兒笑道：「好的呀，幸而我們都是夯嘴夯腮的，不然，也就吃了猴兒尿了。」尤氏婁氏都笑向李紈道：「偺們這裡頭誰是吃過猴兒尿的，別粧没事人兒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笑話兒在對景就發笑。」說着，又擊起鼓來。小丫頭子們只要聽鳳姐兒的笑話，便悄悄的和女先兒說明，以咳　　爲記。須臾傳至兩遍，剛到了鳳姐兒手裡，小丫頭子們故意咳　　，女先兒便住了。衆人齊笑道：「這可拿住他了。快吃了酒，說一個好的罷。別太鬥一作：逗人笑得腸子疼。」鳳姐兒想一想，笑道：「一家子也是過正月節，合家賞燈吃酒，眞真的熱鬧非常。祖婆婆、太婆婆、媳婦、孫子媳婦、重孫

子媳婦、親孫子媳婦、侄孫子、重孫子、灰孫子、滴里搭拉的孫子、孫女兒、外孫女兒、姨表孫女兒、姑表孫女兒，……嗳喲喲，真好熱鬧！」衆人　　他說着，已經笑了，都說：「　　這數貧嘴的，又不知要編　　那一個呢！」尤氏笑道：「你要招我，我可撕你的嘴。」鳳姐兒起身拍手笑道：「人家這裡費力，你們　　着混，我就不說了。」賈母笑道：「你說你的，底下怎麽樣？」鳳姐兒想了一想，笑道：「底下就團團的坐了一屋子，吃了一夜酒，就散了。」

衆人見他正言厲色的說了，也都再無別話，怔怔的還等往下說，只覺他氷冷無味的就住了。史湘雲看了他半日。鳳姐兒笑道：「再說一個過正月節的：幾個人拿着房子大的炮張往城外放去，引了上萬的人跟着瞧去。有一個性急的人等不得，就偷着拿香點着。只聽見『噗哧』的一聲，衆人閧然一笑，都散了。這抬炮張的人抱怨賣炮張的捍的不結實，没等放就散了。」湘雲道：「難道本人没聽見？」鳳姐兒道：「本人原是個聾子。」衆人聽說，想一囬，不覺失聲都大笑起來。又想着先前那一個没完的，問他道：「先那一個到底怎麽樣？也該說完了。」鳳姐兒將桌子一拍，道：「好囉唆！到了第二日是十六日，年也完了，節也完了，我看人忙着　　東西還鬧不清，那裡還知道底下事了？」衆人聽說，復又笑起来。鳳姐兒笑道：「外頭已經四更多了，依我說：老祖宗也乏了，偺們也該『矓子放炮張——散了』罷。」尤氏等用手帕握着嘴，笑得前仰後合，指他說道：「這個東西真會數貧嘴。」賈母笑道：「眞真這鳳丫頭，越發貧嘴了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吩咐道：「他提起炮張来，偺們也把烟火放了，解解酒。」

賈蓉　　了，忙出去帶着小廝們，就在院子内安下屏架，將烟火設弔齊備。這烟火俱係各處進貢之物，雖不甚大，　　極精緻，各色故事俱全，夾着各色花炮。林黛玉禀氣虛弱，不禁「劈拍」之聲，賈母便摟他在懷内。薛姨媽便摟湘雲，湘雲笑道：「我不怕。」寶釵笑道：「他專愛自己放大炮張，還怕這個呢。」王夫人便將寶玉摟入懷内。鳳姐笑道：「我們是没人疼的。」尤氏笑道：「有我呢，我摟着你。你這會子又撒姣兒了，聽見放炮張，就像吃了　　兒屎的，今兒又輕狂了。」鳳姐兒笑道：「等散了，偺們園子裡放去。我比小廝們還放得好呢。」說話之間，外面一色色的放了又放。又有許多「滿天星」「九龍入雲」「平地一聲雷」「飛天十响」之類的零星小炮張。放罷，然後又命小戲子打了一囘「蓮花落」，撒得滿臺的錢，那些孩子們滿臺的搶錢取樂。上湯時，賈母說：「夜長，不覺得有些餓了。」鳳姐忙囬說：「有預脩的鴨子肉粥。」賈母道：「我吃些清淡的罷。」鳳姐兒忙道：「也有棗兒秔的粳米粥，預脩太太們吃齋的。」賈母道：「倒是這個還罷了。」說着，已命撤去殘席，内外另設各種精緻小菜。大家隨意吃了些，用過漱口茶，方散。

十七日一早，又過寧府行禮，伺候掩了祠門，收過影像，方回来。此日便是薛姨媽家請吃年酒。賈母連日覺得身上乏了，坐了半日，回來了。自十八日以後，親友來請，或來赴席的，賈母一槩不會，有王夫人、邢夫人、鳳姐三人料理。連寶玉只除王子騰家去了，餘者亦皆不去，只說是賈母留下解悶，閑言不提。當下元宵已過，要知端的，且聽下回分解。